

編舞

的話

《日記 VI · 謝幕……》無論在哪個地方演出，都會當場弄哭好些人，作品一不小心成了催淚彈，或許日記的故事也是別人的故事，大家在看舞同時也在看「自己」，人生的經歷各有不同，而經驗卻都離不開喜怒哀樂、人生無常……九年過去，無常由當初的感喟變成實質，人生的意義一再被撫心追問，我們能把握的其實很少，it is now or never，唯有這樣，唯願如此，共勉！

梅卓燕



梅

卓燕

編舞 / 舞者

七十年代在香港學習中國舞，八十年代為第一代專業舞者，曾於香港舞蹈團擔任多部舞劇主角。九十年代為獨立編舞、教師、舞者及策劃，其創作曾於 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 二十五及三十五周年節、法國 Lyon 舞蹈雙年展、威尼斯舞蹈雙年展、東京舞蹈雙年展，以及紐約、哥本哈根、英國、巴黎及北京等地演出，作品風格遊走於傳統與現代。梅氏兩度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，到美國學習現代舞。曾獲香港舞蹈聯盟頒發四屆「香港舞蹈年獎」，並於 2012 年獲頒「傑出成就獎」。2001 年獲慧妍雅集選為「傑出女士」。

M



創作

人員



原創團隊：

概念 / 文字 / 編舞 / 演出

梅卓燕

戲劇構作

黃大徽

舞台設計

伍宇烈

大館舞季創作團隊：

概念 / 文字 / 編舞 / 演出

梅卓燕

排練總監 / 舞台指導

邢亮

燈光設計

陳焯華

音響設計

夏恩蓓

大館舞季製作團隊：

製作經理 / 舞台監督 / 執行舞台監督

何美蓮

執行燈光設計

黃宇恆

執行音響設計

周卓餘

監製

盧君亮



邢

亮

排練總監 / 舞台指導

邢亮出生於北京，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。曾加入廣東實驗現代舞團（廣東現代舞團前身），後來加入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。現為獨立藝術工作者，其編舞製作廣見於香港及世界各地。邢氏獲獎無數，包括第六屆法國巴黎國際舞蹈比賽現代舞男子獨舞金獎、全國十優舞蹈演員、廣東省跨世紀之星、四度獲香港舞蹈聯盟頒發舞蹈年獎，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2007 年香港藝術發展獎「傑出青年藝術獎（舞蹈）」及 2011 年香港藝術發展獎「年度最佳藝術家獎（舞蹈）」，2016 年獲頒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。



陳

焯華

燈光設計

1996 年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畢業，主修劇場燈光設計。2008 年憑《梨花夢》獲得第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燈光設計。從 1997 年《愛的教育》開始與非常林奕華的長期合作關係，作品包括《聊齋》、《心之偵探》、《紅樓夢》、《恨嫁家族》及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。

近期設計作品包括毛俊輝導演作品《百花亭贈劍》、Project Roundabout《謊言》、香港藝術節《世紀·香港》音樂會、歌劇《大同》、香港芭蕾舞團《海盜》、神戲劇場《仲夏夜之夢》、三角關係《家·寶》及《你有無見過我？》。

2017 年 5 月憑《紅樓夢》獲得 2017 上海·靜安現代戲劇谷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舞台美術類（燈光設計）獎

B



夏

恩蓓

音響設計

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音響及音樂錄音系，現為不同舞台製作擔任音響設計師及工程師，包括劇場、舞蹈、音樂會、音樂劇及多媒體演出，近期作品包括音樂劇《奮青樂與路》；一舖清唱《大殉情》（重演）、進念·二十面體《維根斯坦》；城市當代舞蹈團 / 一舖清唱《香·天》等。其他作品包括：任白慈善基金《再世紅梅記》及《蝶影紅梨記》、W 創作社《修羅場》及《小人國》系列、香港藝術節「香港賽馬會當代舞蹈平台」系列（2013-18）、「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」等，並為澳門國際音樂節擔任音響顧問（2014-17）。

H



何

美蓮

製作經理 / 舞台監督 / 執行舞台監督

英國皇家威爾斯音樂及戲劇學院畢業，獲頒舞台管理 / 劇場技術榮譽學士，在學期間曾於英國威爾斯卡迪夫市 St. David's Hall 實習。回港後，為不同劇團及組織出任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或擔任技術統籌。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。

M

黃

宇恒

執行燈光設計

先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理學士及哲學碩士，及後於香港演藝學院取得藝術學士，主修舞台燈光設計。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。合作團體包括何必。館、鄧樹榮戲劇工作室、香港話劇團、香港芭蕾舞團、盒子、香港藝術節、演戲家族、三角關係、一條褲製作等。

B

周

卓餘

執行音響設計

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，主修音響系統設計。現為自由身音響工程師。

專注於話劇、音樂劇、樂隊演出及音樂會。

E



監製

獨立製作人；經常思考獨立製作人的位置。喜以不同方式和行動探索製作人跟編舞、作品及推動表演藝術的關係。近年參與項目包括「觀。聲。陣——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劃」、「香港比舞」（連結東亞舞蹈平台的藝術節）及 Re:do/Joseph Lee/KT Yau（香港首個眾籌舞蹈重演計劃）等；參與製作包括《回聲摺疊》（愛丁堡藝穗節 2018）、《順》（TPAM Fringe 2018）、Move to Meet—a blind date experiment（TPAM Fringe 2017）、《19841012》（BIDAM 2016）、《舞支配的清醒時份》（TPAM Showcase 2016、香港重演）、《真。似能滾者》、《舞·師》、《Canton 舞廳》等。



鳴謝

演前導賞員：

黃大徽 (27.09)、又一山人 (28.09)、黃淑嫻 (29.09)、伍宇烈 (30.09)

梅卓燕

以舞為誌 銘記絢爛人生

摘錄自《PAR 表演藝術》第 251 期

2013 年 11 月 05 日 文字 鄒欣寧

她笑的時候，好像一個小女孩，怎麼也很難讓人相信，她已經過了五十歲——梅卓燕，香港知名舞蹈家，編舞也跳舞，她用舞蹈寫自己的人生日記，寫自己從中國舞跳到現代舞的歷程，寫她與德國編舞家碧娜·鮑許的相知相遇。一場舞蹈的宴席，五十歲舞照跳，獨舞片段回顧過去種種，未來，還是要跳下去……打 1986 年起，她便開始以舞蹈寫日記。寫著寫著，日子竟也紛紛過去，轉眼間，當年踢踏踩著舞步的女孩五十歲了，而她還在跳舞，還在以舞蹈銘寫人生裡的浮光掠影，重要時分。

回首的宴席

梅卓燕，在中國出生，十三歲遷居香港，同時開始習中國舞，至今年逾五十，依然持續跳舞、編舞、創作，舞蹈生涯不輟。港人有句話，「五十年不變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，梅卓燕把這句話拾掇了，作為舞蹈日記系列第六支作品的副題。

第六支作品《日記 VI：謝幕……》發表於 2009 年。首演時，舞迷以為梅卓燕要謝幕告別舞台了，但並不是的，儘管舞者盛年看似已過，梅卓燕沒想過退休，從此以後，仍是「能跳多久，就跳多久」。此刻謝幕，為的是在當下致謝，謝過人生中經歷的友朋知己與難忘景致。

既是致謝，原本也構思演出為一場宴會的形式，賓客席上坐，梅卓燕則在嘉賓中穿梭跳舞，舞作擷取廿歲、卅歲、四十歲跳過的獨舞片段，用舞蹈為自己的人生路序年。

《遊園驚夢》的見證

廿歲，她為自己挑了《遊園驚夢》，一段身著旗袍、耍弄摺扇的獨舞。

剛開始也曾質疑，編給卅年前的自己跳的舞，「會不會有一些其實我已不能跳了？後來，噢，也好，我不用改就能跳下來。」梅卓燕說，一個朋友，從她初次跳《遊園驚夢》就開始看她獨舞，一路到今天，待看完《謝幕》後，朋友告訴她，「妳現在跳《遊園驚夢》，是 perfect timing。」廿歲跳的時候，就是很漂亮嘛，可是假假的。」朋友直言。

卅年人生歷練與體會，足以換假為真。梅卓燕在《遊園驚夢》中穿著旗袍、踩著小步伐，對鏡中纖纖動人的自我形象似疑非疑；一把摺扇，有時是女子獻媚的道具，有時卻又成了武器，扇子一開一闔，擊中身體，就像活在眾人眼中的女子，對自我形象有著戀，有懷疑，舉棋不定。

這段獨舞取用中國舞的諸多元素，卻跳脫中國舞的形式與價值觀，多了一層舞者的反思與自我觀照。這支作品，見證了梅卓燕早年的舞蹈生涯，也暗示日後她將從一位中國舞者走向獨立創作的編舞家之路。

在現代舞中找到自己

回想廿歲前後的自己，梅卓燕的語氣說感嘆，更多是回到從前，少女對未來的嚮往與驚奇。她的中國舞身段學得紮實，年紀輕輕就成了香港舞蹈團當家女角，主演《黃土地》、《胭脂扣》、《玉卿嫂》等舞劇，當時的舞團藝術總監江青，雖然編中國舞，卻常在作品中植入一些「不太一樣的想法」，也常請外面的老師給舞者上課，梅卓燕因此開始接觸現代舞，「突然間，那東西好像對我起了化學作用，我開始產生很多好奇。」

同時，梅卓燕申請到美國亞洲文化協會（ACC）獎學金，便毅然決然捨下舞團工作，出國從葛蘭姆開始，學習各門各派的現代舞。

「那陣子我得到一個最重要的訊息是：在現代舞裡頭，一個很可貴的東西是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……我們跳傳統舞蹈的，不只是中國舞，芭蕾也一樣，都會有個美學的、身體語彙的 standard（標準）在那邊，你必須把自己放掉，進入這個系統裡；但在現代舞裡，你是可以抽出來的，你可以做你自己，發現你自己。」

在紐約的梅卓燕，便將自己抽了出來，檢視過去學過的一套又一套民間舞，為什麼撇扇代表快樂？小碎步是否只適用在固定類型的舞蹈中？「過去不敢（這樣做）嘛！學傳統的人都是這樣，老師教你怎麼跳，你就要一板一眼地跟著。可是，當你在創作的時候，你可以讓這個事情有另外一面。」

梅卓燕原也沒想成為編舞者，只是，這過程中遭遇太多衝擊，「就開始想來想去，開始問問題了。當產生很多問題時，你唯一的辦法就是做一條舞出來……因為你跟人家說了半天也沒意思，看不到那個東西，說到打結，人家也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。就這樣開始編舞的。」

返港後，梅卓燕深知自己已無法回到過去，當一名單純的舞者，她選擇一條分外艱辛的路——成為獨立編舞家。獨立雖辛苦，卻也帶來充分的自由。貪戀各樣好玩物事的梅卓燕，開始積極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合作：詩人、文學家、錄像藝術家、裝置藝術家……「可以從別的體系裡，看人家是怎麼創作的，是很大的啟發，也很好玩。」

卅歲到四十歲間，梅卓燕以編舞家身分，自由合作，自由創作，「亂玩亂闖，是一段很快樂的日子。」

更年期的領悟

然而，在舞蹈人的生涯中，遲早要遇到痛。四十歲後，女人必然遭逢的身體變化，將梅卓燕的身心直揣到人生谷底。

在《謝幕》中，梅卓燕以錄音坦率念出種種身心癥狀：「月經不規則、經量多、經量少、皮膚皺紋出現、頭髮乾燥易脫落……熱潮紅、口乾舌燥、心悸……煩躁易怒、乳房縮小鬆弛、情緒低落憂鬱……」

是更年期。更年期的身心不適，伴隨長久以來的腰傷，讓梅卓燕的身體垮了下來。「那段時間好辛苦，整個人不大對，比如浮腫、虛胖、沒有精神。不要說跳舞，每天起來就覺得人是皺巴巴的。那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樣子。」

身體的挫敗不得解，一本無意間讀到的《黃帝內經》，卻成了引領梅卓燕重新看待身體的新契機。梅卓燕從書中習得保養身體的方法，例如藉由經絡檢視身體細微的癥狀，但最大的啟發，仍是 attitude（態度）。「這個調整不是要得到長命，不是這樣子的。以前你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外面的事情，你的事業啊、你的編舞好不好啊、成不成功啊……可是到後來你發現那些東西都是不重要的，當你身體沒有了，那些東西都是沒有的。最重要的還是回到你的身體，那才是唯一跟你走到最後的……當你有這樣的 sense 去照顧你的身體，你自然就會放慢，會開始注意你平常沒有注意的事情，包括你身邊的人，包括這個社會，包括動物和其他。」走過這一遭，梅卓燕對身體病痛懷抱的，是感恩。

「我沒有白受苦。因為我受苦，所以進入到一個另外的世界。我覺得每個人都該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，因為當你有這樣的心態時，你自然會保護你的家，保護你的地球。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的轉變。」

而同樣重要的，是梅卓燕發現，五十歲的自己又可以跳舞了。懷抱著感激之情，她開始給自己籌劃五十歲的舞蹈日記，籌劃一場歡歡喜喜的宴席，直到那天清晨，一通電話響起。

與碧娜的相知緣分

「我最早是什麼地方看到 Pina 的？好像是一九八幾年的時候。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她是誰，看了她的《穆勒咖啡館》，覺得好棒，那大概是我還跳中國舞的時候吧。反正就覺得很震撼。」

「一直到 1997 的《拭窗者》（Der Fensterpetzer），我才認識她——那次她在香港留了兩星期，見所有的朋友。然後，突然之間，我就接到她來了一張傳真，問我要不要去他們的廿五周年做表演。啊！我拿著那張紙，一直在房間裡狂跳啊！」

「就這樣去表演。之後陸陸續續，反正她去哪裡表演，只要我們有空，就都會去。」

碧娜和梅卓燕的緣分結得深也結得久。她不只一次受邀到烏帕塔參加藝術節，還曾為烏帕塔舞蹈劇場二團編製舞作《花落知多少》，那次的奇緣是，一團正在重排碧娜早期經典《春之祭》，梅卓燕看了心癢，問碧娜能不能跟著學，碧娜說好，「沒想到學了，她竟然讓我演出，好開心！」

卅幾歲時，梅卓燕編了一支叫《獨步》的舞。舞台上滿地紙花，如雪。梅卓燕擎著一把油紙傘，在上面盡情起舞，偶然間傘揚起千堆雪，詩意如畫，卻挾帶著一絲悵然，或許是傘的緣故。

碧娜喜歡那支舞，曾邀請梅卓燕在烏帕塔演出。後來，2008 年舞團卅五周年紀念時，梅卓燕又給邀到烏帕塔。一天，「Pina 到埃森（Essen）來跟我們吃個午飯。那是一個下雪的中午，餐廳有一面大玻璃，看到下雪了，Pina 就出去抽煙，我們幾個陪她出去，在雪裡嚷著好冷好冷。那之後就送她上車了。我記得很清楚的是，她上車之後，我們跟她說『take care』，她忽然舉起雙臂做了這（展示雙手肌肉）動作，『Strong! Strong!』我們都笑翻了，好少見到 Pina 這麼古怪。」

後來，梅卓燕回到香港，開始《謝幕》的創作排練。她把這些年寫的日記、自己跳過的舞、穿過的服裝、用過的道具……「把所有我做過的東西，轟！丟得一地都是。」挑揀、重組，招扭出新的結構。

她決定放入《獨步》，不只象徵卅多歲的時光，也紀念、致謝碧娜對自己的知遇。然而，「那天早上，很早很早，烏帕塔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，說 Pina 過去了。還沒公布。我就，天哪。」

「那天早上，我什麼都沒辦法做。就坐在那邊對著我那一堆東西。忽然間我想起來，我有很多跟 Pina 相見的錄像片段。每次去看她，我都帶著一個 video camera，隨意錄下來。我把那些帶子都翻出來，一面翻一面重新想起我最早什麼時候看見她……」

碧娜的倏然離世，也讓梅卓燕的創作方向大轉彎。原本的慶祝宴席不再，「沒法做 celebration（慶典），因為一跳《獨步》就想起這些事。」

這層心事，將《謝幕》中《獨步》一段暈上一層濃厚的離愁與傷感。人到五十，開始逐漸熟悉身邊生命的離去，與梅卓燕共舞的這柄傘，是離人之傘，也是不忍離去之傘。然而，《謝幕》終究給死亡一個不過分孤寂的歡快微笑。台上獨步之後，梅卓燕以傘觸地，一首爛漫華麗的輕快樂曲響起，從離情轉而灑脫，是《謝幕》非常精彩動人的一刻。

梅卓燕說，曲子也是來自一位故人。梅卓燕稱這位長輩「阿姨」，老人家跟她向來投緣，幾年前，阿姨得知自己得癌，便自製了一張 CD 分送親友，裡頭全是她鍾愛的歌曲，「當然後來她也過去了，可是每次打開這張 CD，就好像她還在。」

梅卓燕就這麼在曲子和這段告白中起舞：「身體雖然消失了，但用另外一種方式存在著。有些記載說人到了生命最後一刻，一生會像大特寫鏡頭極速回轉。我有時覺得創作可以把零散四散的一些生命感觸、點滴情懷，一片一片地取摛下來，生命得以整理、凝聚，或者在我們最私密的心底，我們都可能希望被注視？被了解、被愛、被證明存在過……？」

或許再沒有一種藝術如同舞蹈般接近生命的本質，曾存在過的，未必能在時間中留下；我們看過，或也曾被看過，如此，生命便是絢爛的，即便一瞬。而馬照跑，舞，依然照跳……